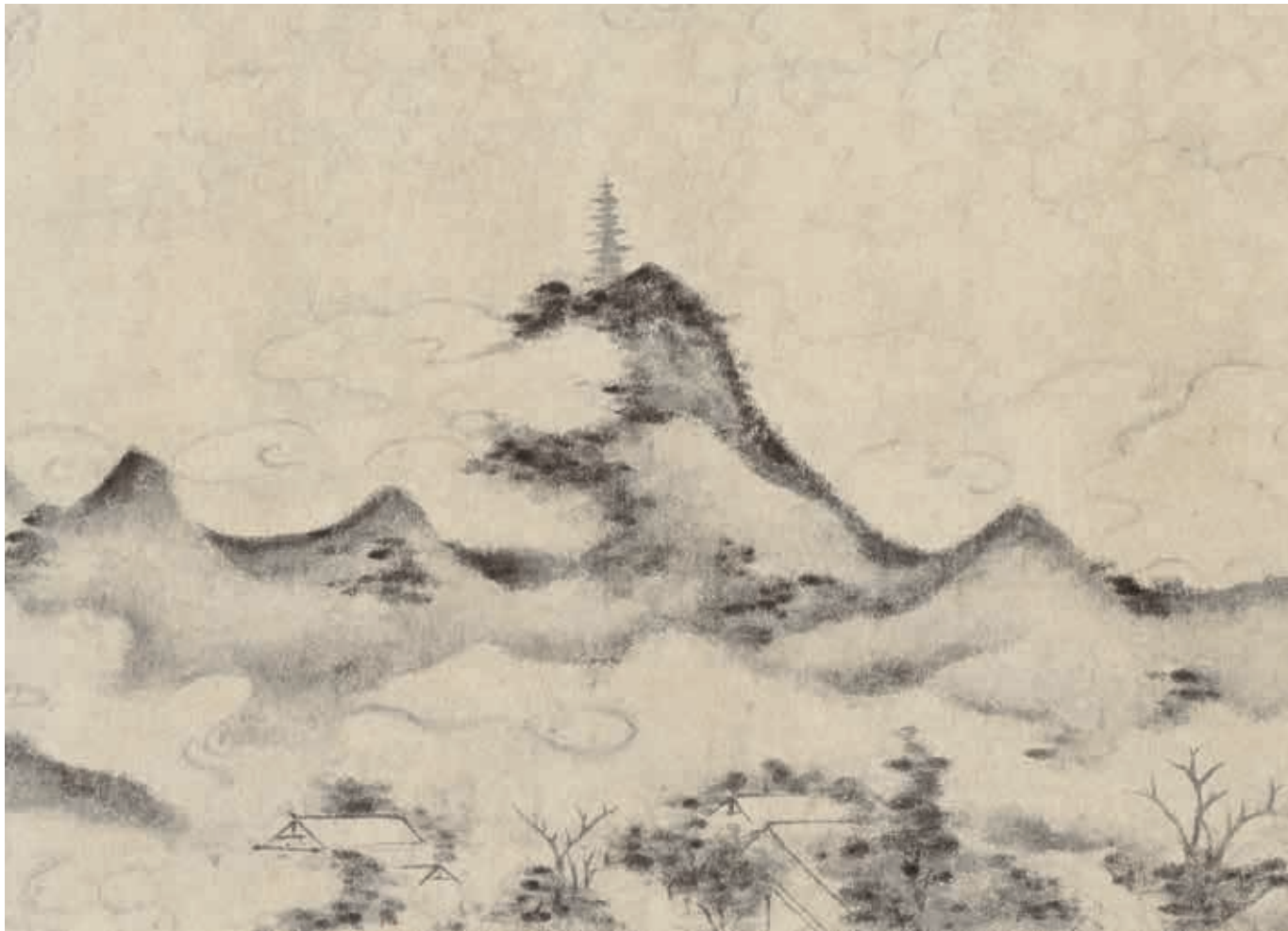




雲山煙樹總模糊

由〈雲山得意圖〉管窺米氏雲山之面貌與發展

■ 劉冠宏

米芾（1051-1107）在畫史上雖負盛名並著有《畫史》闡其畫論，但未有作品留下，僅由法書〈珊瑚帖〉可見米芾之隨筆墨戲；而其子米友仁（1074-1151）克紹箕裘，亦善作山水，有少量作品傳世，唯其真偽多有疑義，難有標準作之認定。儘管如此，米氏父子之山水畫仍被稱作「米氏雲山」或「米家山」等，暗示了米氏父子的畫作別具風格，並在畫史上逐漸形成一種特定題材或風格之代稱。元代之高克恭（1248-1310）與方從義（約 1302-1393）都曾被認為是米氏雲山的傳承者，明代如沈周（1427-1509）、董其昌（1555-1636）等大家亦皆有仿米氏風格的山水畫作，這些被稱為以米氏雲山風格創作的作品，究竟在多少程度上反映了米氏雲山的原始面貌？而米氏雲山在何時成為一種代稱，後人又是如何理解與想像米氏雲山？由現今傳世之米友仁畫作可略窺其要。

傳米友仁之〈雲山得意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米友仁之〈雲山得意圖〉（圖 1），是少數傳世米友仁畫作中品質較佳的山水長卷，曾於民國一百〇五年之「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中展出，題跋、印鑑頗多，足見此作在後人理解米氏雲山時扮演之重要角色。

此卷以三紙接成，使用淡墨染出山型再以稍深墨暈染山稜，或以橫筆點苔點，雲氣則以留白方式加上淡墨勾勒出紋路，雲山間偶穿插樹林房舍，整體風格素雅，多用淡墨，顯出山間雲霧繚繞之感。圖後另紙有米友仁自題十二行，再後有曾覲（1109-1180）、吳寬（1435-1504）、董其昌、婁堅（1567-1631）、高士奇（1644-1703）各一跋與笄重光（1623-1692）八跋，並有數方收藏印鑑。據跋文與鈐印，大致可知此卷為米友仁戲作，因不明原因成為李振叔（約活動於十二世紀）收藏，後經嚴震直（?-1402）、閔珪（1430-1511）、曹周翰祖父至曹周翰（約活動於十六世紀）、吳廷（約活動於十六至十七世紀）、笄重光、江德量（1752-1793）等人收藏，後於乾隆時期入藏清內府。

國立故宮博物院另藏有一幅米芾〈雲山並自書跋〉（圖 2），其畫構圖與〈雲山得意圖〉幾乎完全相同，僅有最後段落稍短而有少部分未畫，但從筆法與技巧來看應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畫上題跋印鑑亦略有不同，跋文僅至吳寬，並在閔珪後經安國（1481-1534）、項元汴（1525-1590）收藏。〈雲山並自書跋〉畫作水平不如〈雲山得意圖〉，但兩者間關係無法確定，若進一步考證，可發現此兩幅並非雙胞——文獻記載中尚有與〈雲山得意圖〉更接近的另一幅畫作，題跋與鈐印亦稍有差異（暫稱為吳榮光本）；此外又有一幅狀況不甚明瞭，與〈雲

山並自書跋〉有關的版本。各版本之詳細比較可見表一。

這些版本除所鈐印鑑與流傳不同外，也為不同的古代文獻所記錄，不但呈現多胞本的複雜情況，亦反映可靠米友仁畫作的缺乏。因此要釐清〈雲山得意圖〉與米友仁間的關係需要先對米友仁的繪畫風格有所認識。

米友仁之傳世繪畫和米氏雲山

傳世歸於米友仁名下畫作數量不少且具不同風格，但多為偽託，部份畫幅上或另紙雖有米友仁自題，亦多屬偽造。這些傳世畫作雖有近似之處但差異亦難以忽視，因此學界對米友仁真蹟看法尚有歧異。石慢曾對米友仁畫作做過較深入之研究，分析筆法、構圖與傳藏，認為唯有〈瀟湘奇觀圖〉（圖 3）、〈遠岫晴雲圖〉（圖 4）及兩件〈雲山圖〉（圖 5、6）為真蹟，而此四作反映了米友仁之山水畫由早期帶有北宋遺韻逐漸轉變為自我心中丘壑的呈現。〈雲山得意圖〉由於筆力較弱又缺乏早期傳藏印鑑，被石慢歸類在時代較早的臨摹作之中，但其文中將〈雲山得意圖〉與〈瀟湘白雲圖〉（圖 7）做了相當有趣的比較，指出兩者構圖在以佛塔為中心的區域非常相近，推測兩者皆是臨摹本。¹

構圖相似的確是臨摹作的特色之一，而除構圖外，臨摹作在相當程度上亦能反映畫題內容與元素，若將米友仁傳世畫作相互參照，不難發現其中共同之處：畫作中多為山勢較平緩之綿延山峰，雲氣繚繞，遮去大半山腳，而在近景處則常有樹林與零星房舍，或在遠峰有佛塔。在技法方面，這些畫作都缺少明顯可見的皴法，山的主體以淡墨暈染重複輕擦，並無表現山石紋理的意圖，而在山稜或邊緣則以稍重之墨描邊，在部分山頭、山稜再以更深之墨橫



圖1 傳南宋 米友仁 雲山得意圖 故畫00096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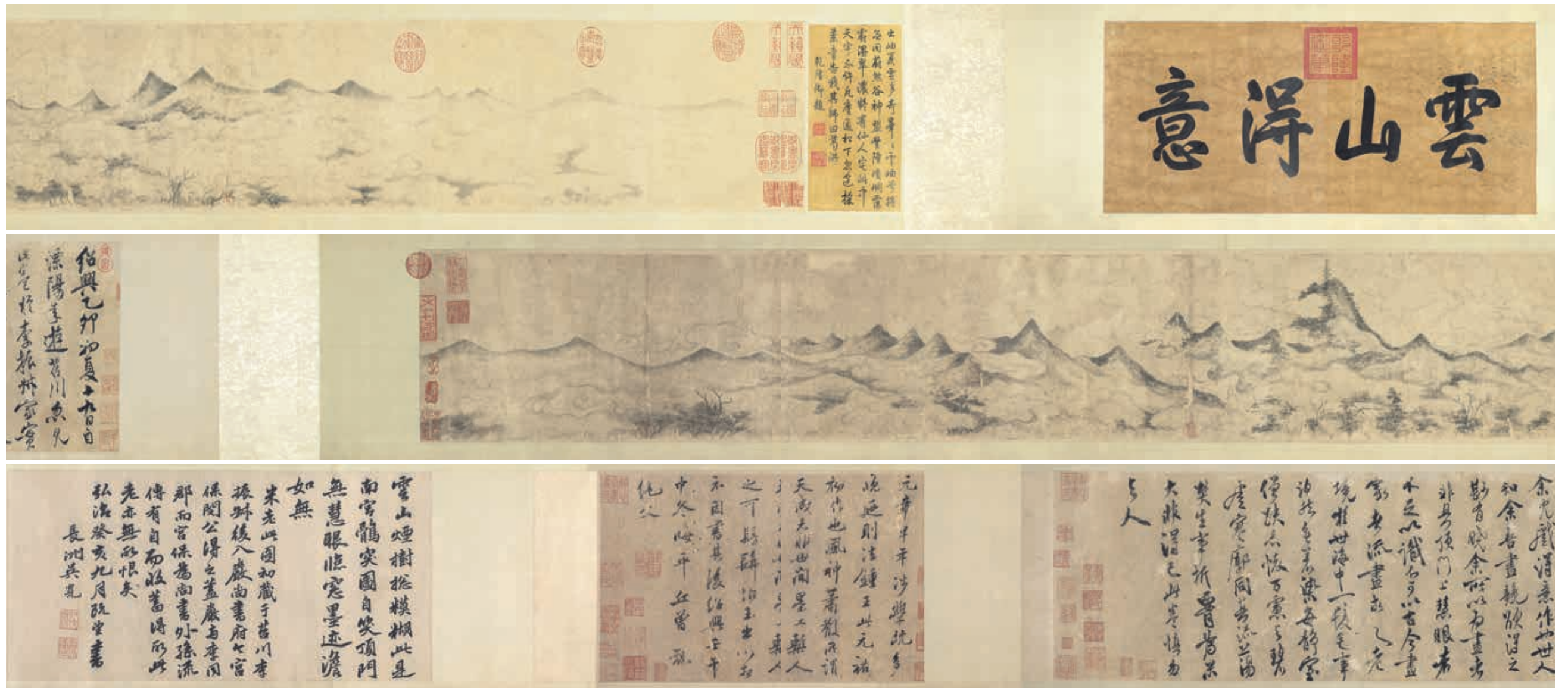


圖2 傳北宋 米芾 雲山並自書跋 故畫0014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點苔點，其筆觸簡短而略顯制式；樹幹則以一筆畫成，隨意發長如鹿角，樹葉同樣以淡墨點成，多作橫點而界線模糊；雲氣以細筆勾勒出邊緣與內部之層疊，試圖營造出雲之厚薄變化與動態，但帶有圖案化之意象；房舍僅以簡單線條畫出輪廓。此種畫法有些接近將一般畫作中的暈染遠山拉近至前中景，加上小型樹林與房舍，使整幅畫作與觀者保持一段雖近實遠的距離，而其佔據畫面過半之雲氣也掩去許多實

體，將各山間推出若有似無的空間，不清楚的筆觸也讓畫作更加模糊飄渺，整體營造出雲煙繚繞，水氣氤氳的山景，這也是一般對米氏雲山的認識與理解。

米友仁名下之畫作幾乎都缺乏較早之文獻記載，亦難與記錄完全符合，並存在多種版本，但這些臨摹本亦保存了許多米氏雲山之元素或風格，使後人對米氏雲山仍有大致的概念與輪廓，同時也扮演繼承傳播的角色，畫作後的題

跋即是這些臨摹作被收藏鑑賞的證明。²

米友仁之書法與各版本〈雲山得意圖〉中之跋文關係

米友仁雖克紹箕裘，繼承米芾書畫，又為宋高宗鑑定法書和參與《紹興米帖》之刊刻，³但現今米友仁留下的可靠書畫數量卻相當有限。米友仁之可靠墨蹟僅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之〈錄示文字帖〉（圖8）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動

止持福帖〉（圖9），另有少數留存之鑑定跋文。由現存米友仁書法來看，米友仁之書法毫無疑問承襲自米芾，其筆畫之走勢和安排與米芾非常相似，細筆處以中鋒寫成，粗筆處則以側鋒按壓，粗細變化劇烈，造成視覺重點，多數筆畫簡捷，有少部分刻意扭曲筆畫做出力感，結字多將偏旁做出位移或變形，有少數字型上寬下窄，形成一種具動感之跌宕風格；另亦有拉弓般之豎劃、左半邊偏旁向左倒、勾劃之停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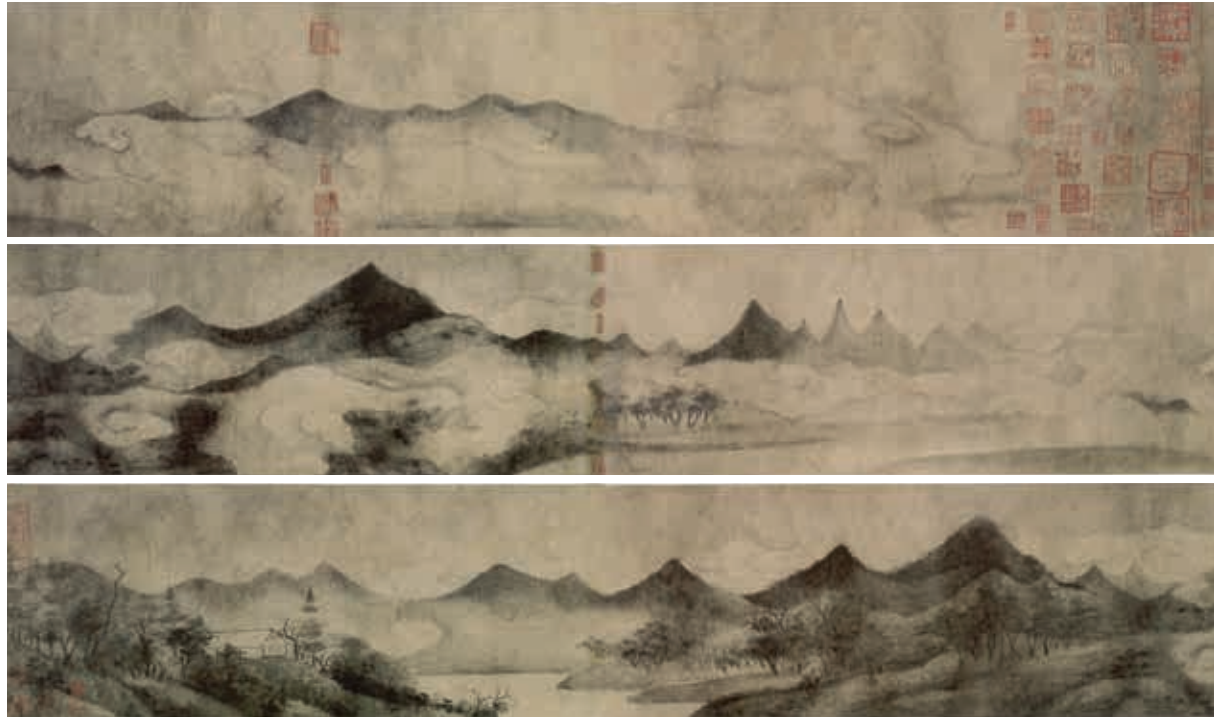


圖3 南宋 米友仁 瀟湘奇觀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繪畫全集·4·五代宋遼金·3》，北京：文物出版社、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新華書店，1997，頁148-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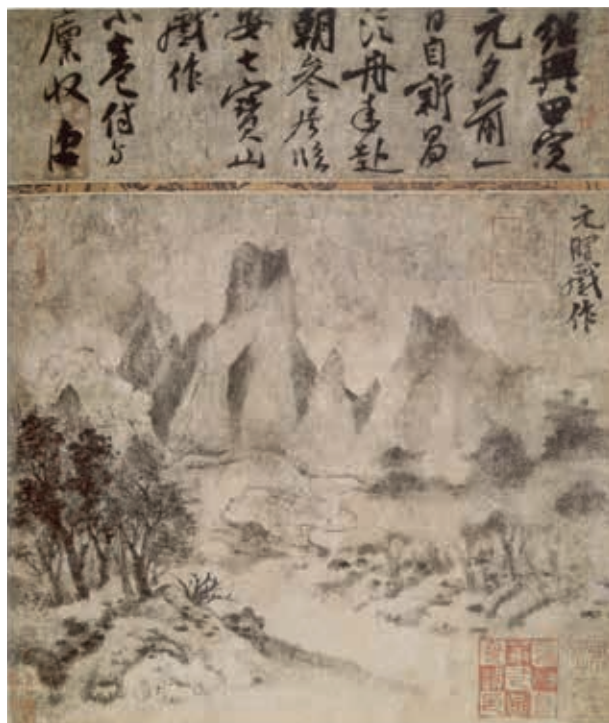


圖4 南宋 米友仁 遠岫晴雲圖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引自《中國繪畫全集·4·五代宋遼金·3》，1997，頁146。

轉折等其他米芾特徵。米友仁較米芾不足之處則是有少部分筆畫稍有遲滯，字間連續感或有停頓，技巧上不如米芾成熟。

若將米友仁現存墨蹟與〈雲山得意圖〉和〈雲山並自書跋〉上之米友仁題相較（圖10），其優劣明顯可見。〈雲山並自書跋〉之米友仁題筆畫有許多遲疑停頓，甚至同一筆中多次提按，細筆處抖動力虛，各處之牽絲映帶不連貫，結字亦較鬆散，行氣歪斜不流暢，為粗劣之臨仿。〈雲山得意圖〉則上述缺點較少，但與現存墨蹟仍存在差距。除前列之缺點外，在細節上亦可看出不同之用筆習慣，如「乙」狀之勾的寫法、長橫劃之收筆、側鋒的運用時機、粗細變化等，整體氣韻遜於米友仁他作，此題應亦是臨摹而成。⁴

其他〈雲山得意圖〉卷後題跋在各版本有重複現象，內容除筮重光之跋外幾乎完全相同，



圖5 南宋 米友仁 雲山圖 大都會博物館藏 取自大都會博物館網站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0007>，檢索日期：2018年1月10日。



圖6 南宋 米友仁 雲山圖 克里夫蘭博物館藏 取自克里夫蘭博物館網站 <http://www.clevelandart.org/art/1933.220>，檢索日期：2018年1月10日。

故存在真偽問題，在此將各跋狀況依順序詳細釐清比較。

1. 曾觀（圖11）：依內容可知此跋應在米芾早年某書作後，後被好事者裝幀，非此卷圖原跋。曾觀作跋時間在1162年，當時此米芾書蹟為伯玉所收藏。將〈雲山得意圖〉與〈雲山並自書跋〉之曾觀跋相較可見後者之曾觀跋結構較鬆散，如「既」、「鍾」、「風」等，其筆力亦較差如捺筆，運筆粗細也有不自然之處而略顯呆滯，連筆更有不相接之處，如署名之「純」。另值得注意為〈雲山得意圖〉之曾觀跋有少部分字跡模糊或筆畫不甚清楚，而其相應之字在〈雲山並自書跋〉的曾觀跋中皆略顯怪異。〈雲山並自書跋〉者必非曾

觀所作而是臨本，其所臨之本可能與〈雲山得意圖〉之曾觀跋有關，為同一祖本。

2. 吳寬（圖12）：記此圖為米芾所作，⁵作詩跋畫並略記流傳。由於吳寬作詩中明確提到「自笑頂門無慧眼」呼應米友仁自題內容，因此並非錯裝。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本同樣有內容相同的吳寬跋，其情形與曾觀跋極為相似。吳寬書學蘇軾，兩者雖都能觀察到帶有蘇軾風格，但〈雲山並自書跋〉的筆畫筆力較弱，粗細變化掌握較差，結構稍舒朗但部分造成鬆散結構，行氣也明顯偏斜搖擺，整體書寫不流暢自然，和〈雲山得意圖〉之吳寬跋品質優劣顯而易見。〈雲山並自書跋〉之吳寬跋當非吳寬所書，觀其氣韻應亦是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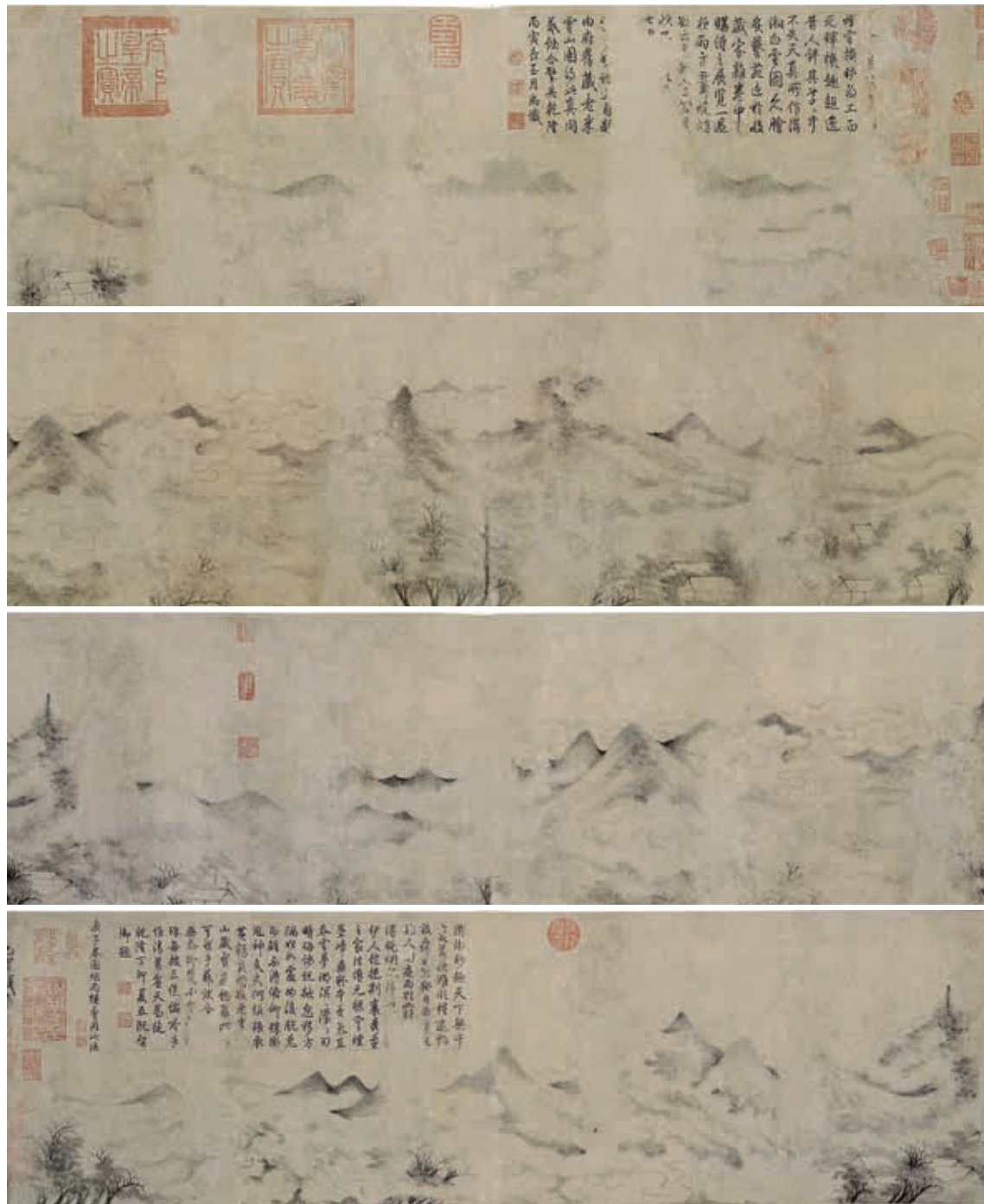


圖7 傳南宋 米友仁 瀟湘白雲圖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繪畫全集·4·五代宋遼金·3》，1997，頁150-153。

3. 董其昌：認為此圖為米友仁所作，並以此圖引其畫論觀點。提到曾觀誤以為此圖為米芾所作，但未提到吳寬。吳寬與董其昌跋文書寫在同一紙上。

4. 婁堅：認為畫作與題跋皆是米友仁所作，並以米友仁跋中紀年考證，確認此圖不可能為米芾之筆。婁堅提到曾觀跋為誤裝，吳寬未經考證而將畫作定為米芾之作，應有見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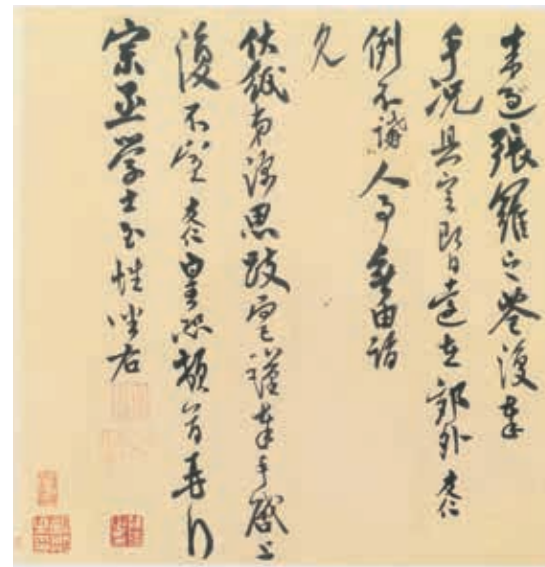


圖9 南宋 米友仁 動止持福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7·宋·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412-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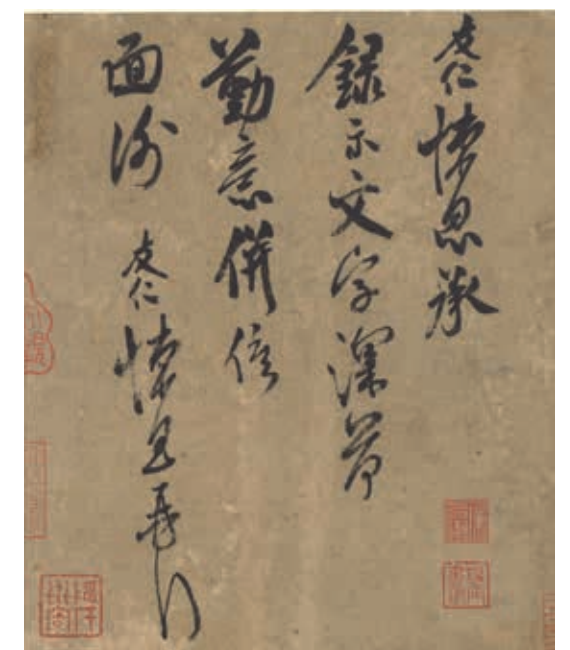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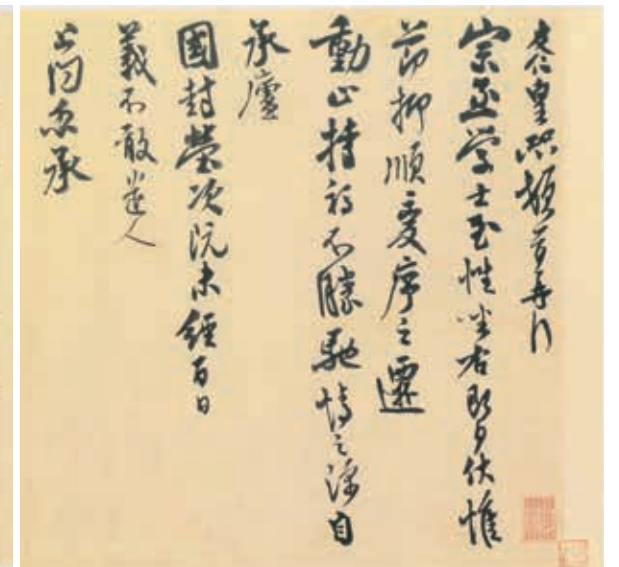


圖8 南宋 米友仁 錄示文字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時代前的所有人跋。跋中有數空格，或為不確定之處留待之後補上。此或非婁堅原跋。

- 高士奇：高士奇僅作詩題畫，但依其題詩可知該畫多有雲煙，內容為瀟湘圖般的主題。值得注意處為高士奇收藏時間應在笄重光後，卻將題跋寫在笄重光前婁堅跋後的小空位。此應非高士奇原跋。
- 笄重光：作八跋，內容廣泛，有考流傳之收藏者生平、考前人之跋文內容、評畫風格、自己觀賞此畫時之情境與抒發、與其他傳世米友仁畫作相比較等。笄重光收藏此卷並題跋後大致上就是今日所見到之〈雲山得意圖〉面貌。

小結

〈雲山得意圖〉與〈雲山並自書跋〉由於有書寫跋文可比較，可清楚見到〈雲山並自書跋〉之跋文品質皆較差，據其細節可知應為臨本，而其所臨之本可能是〈雲山得意圖〉或與〈雲山得意圖〉有關的版本。在畫作本身亦可證明此點，兩者構圖相同，但〈雲山並自書跋〉

的墨色掌控明顯較差，如山稜與雲氣邊緣有許多突兀之處，呈現圖案化的平面效果，使用橫點的筆法又過粗且制式化，不難推測此圖亦是水平不如原作之臨本。（圖13）此本〈雲山並自書跋〉極可能是作偽目的，其畫作構圖與跋文內容皆無相異，但僅有米友仁自題與曾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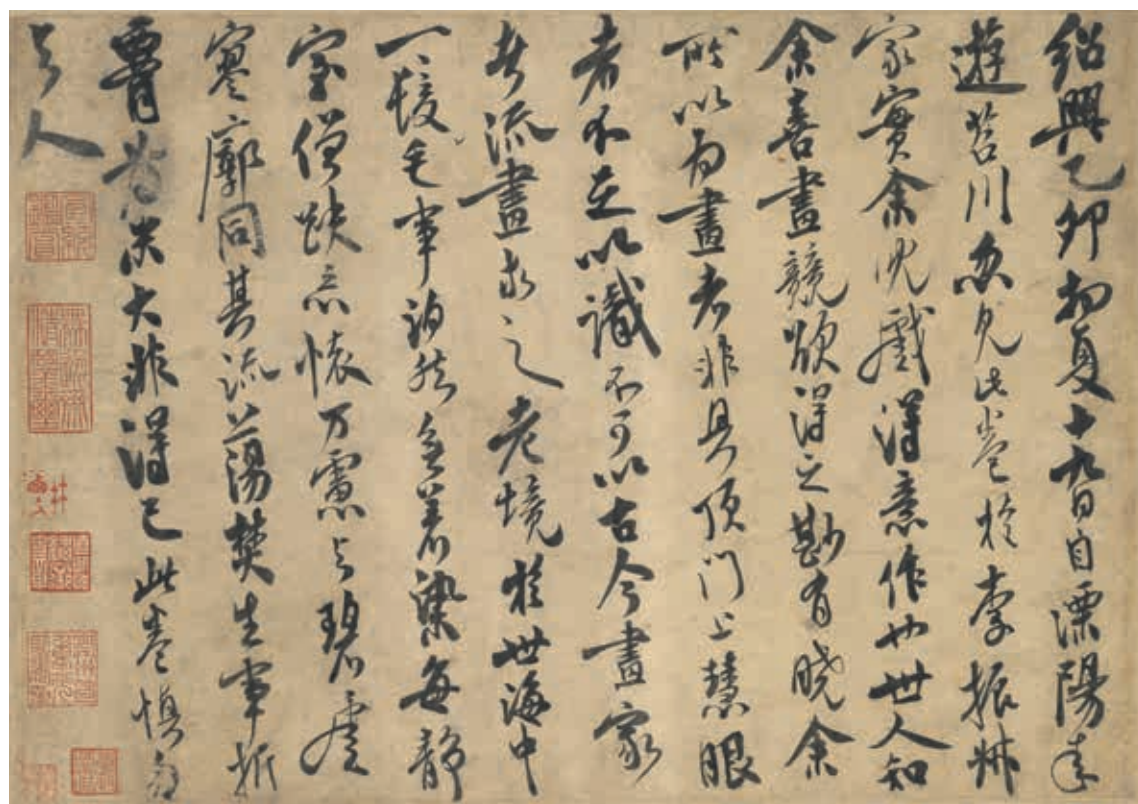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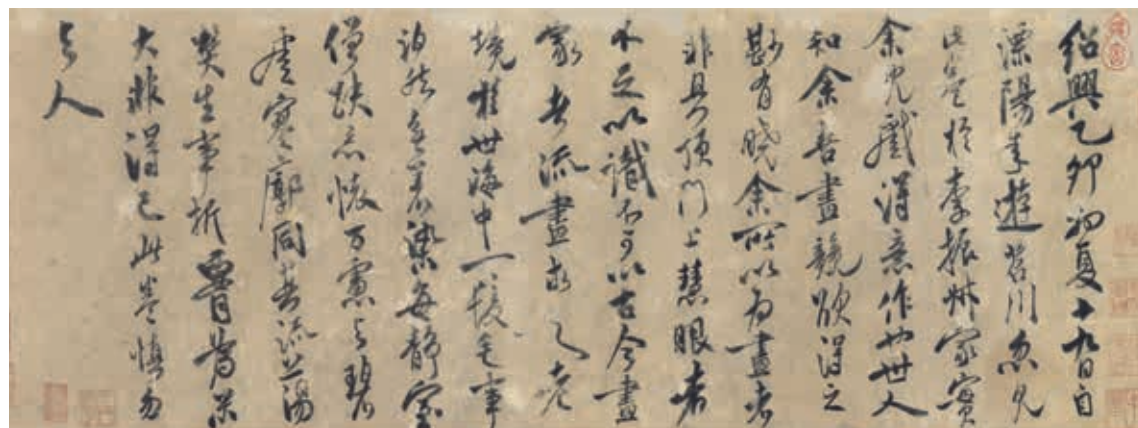


圖10 〈雲山得意圖〉之米友仁題（上）與〈雲山並自書跋〉之米友仁題（下）

吳寬二跋，此三題跋皆帶習氣且筆法有共同之處，或為同一人所作；其他跋文不臨當是因作偽者欲將此圖卷歸為米芾之作，而除去指稱此圖為米友仁之作者。畫上印鑑亦多有疑義，如鮮于樞、虞集、柯九思與項元汴，應多為作偽者一併加上以增其值。

至於吳榮光本除多出吳榮光後等人跋文外，

其高士奇跋在笱重光後，順序亦與〈雲山得意圖〉不同。此本僅存文字記錄，但遺留之線索仍足夠判斷此卷真偽與目的：《嶽雪樓書畫錄》中記錄此卷之米友仁跋，後注「曾跋亦書此紙末」，⁶由於曾觀跋必為錯裝，此卷只會是臨摹本；而其作偽目的則可從笱重光遭修改刪減之跋文看出（表三），⁷作偽者移去指涉明確的跋



圖11 〈雲山得意圖〉之曾觀跋（左）與〈雲山並自書跋〉之曾觀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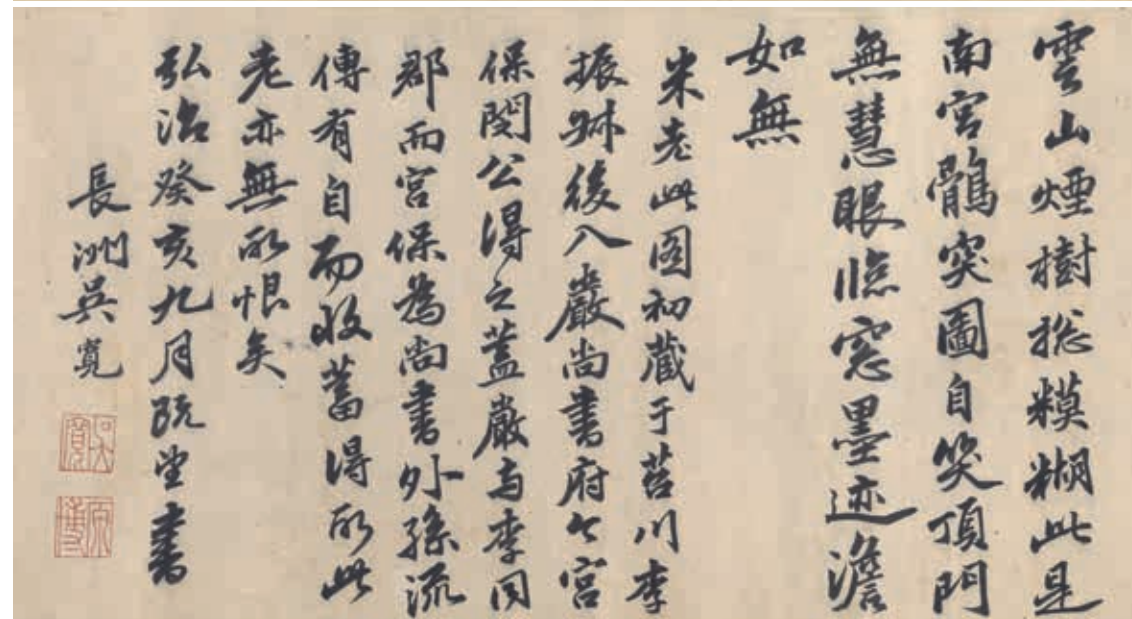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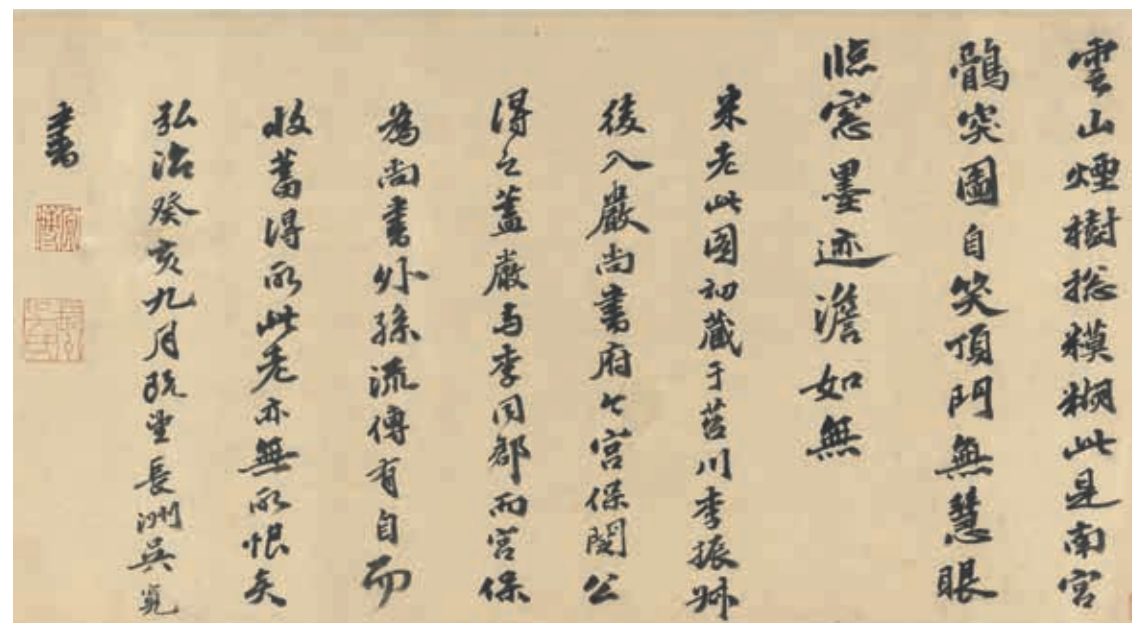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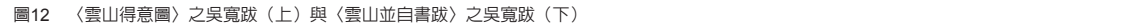


圖12 〈雲山得意圖〉之吳寬跋（上）與〈雲山並自書跋〉之吳寬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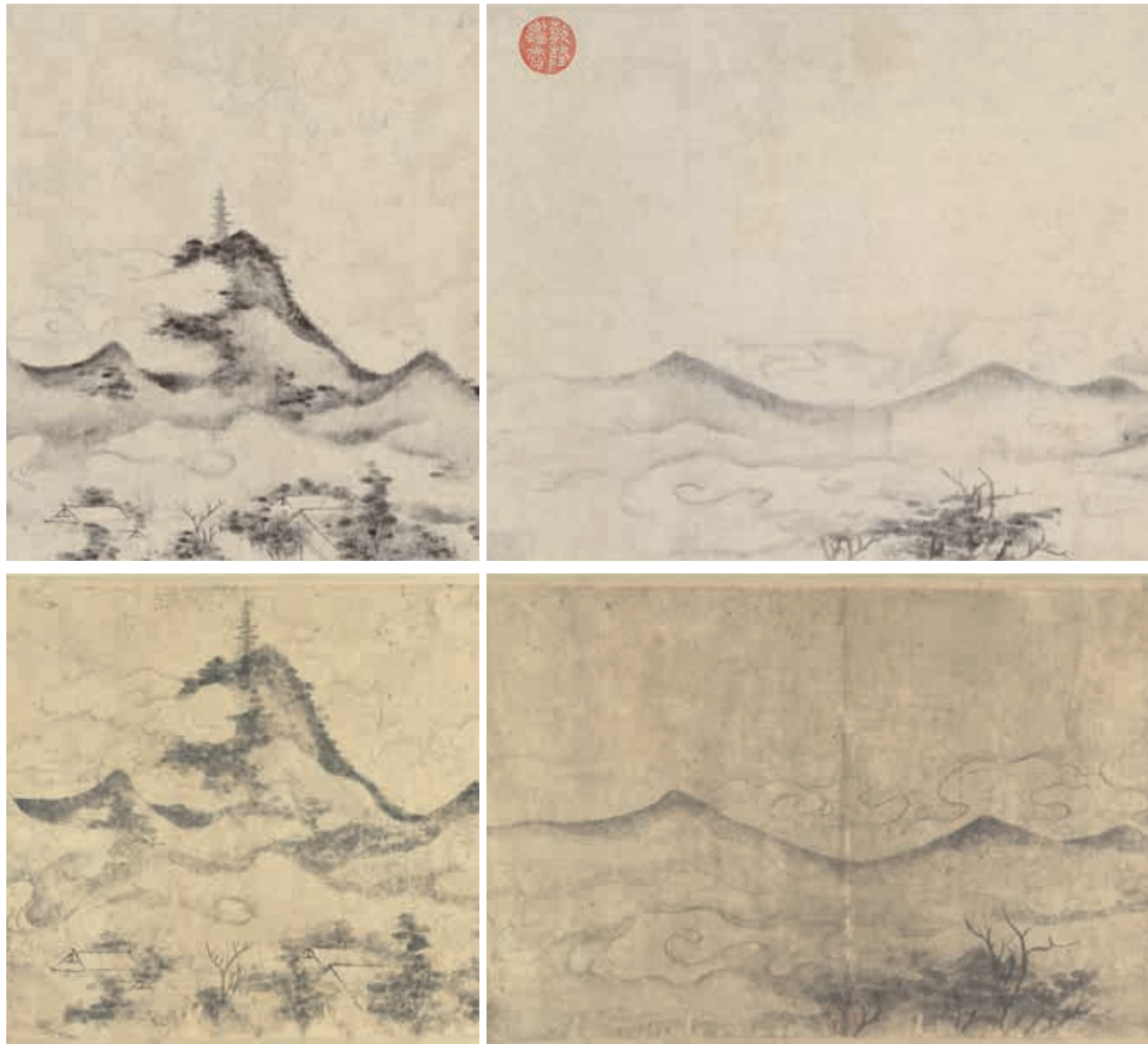


圖13 〈雲山得意圖〉（上）與〈雲山並自書跋〉（下）山稜與橫點部分及雲氣部分比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如「紙凡三幅連綴。跋計十二行」（吳榮光本為四紙，米友仁跋文十三行）、「董太史據畫法定為元暉，婁子柔據書法定為元暉」等，並將「真虎兒戲墨中第一品也」更改為「真襄陽戲墨中第一品也」，明顯可見其作偽並欲將此卷歸於米芾名下的意圖。

〈雲山得意圖〉則是目前多胞本中最佳的

版本。其畫作與米友仁自題雖並非毫無疑問，但其題跋皆較他本為優，畫作本身與傳世米友仁畫作相比亦屬技巧較佳之作，此作應是品質中上之早期臨摹本，或可反映部分米友仁之原作。〈雲山得意圖〉與其相關之臨摹本約在明代晚期之後開始受到注意與收藏，在後人如何理解米氏雲山方面有其意義與影響。

餘論：米友仁與米氏雲山

雖然現今對米氏雲山風格有大致認識，但在畫史上米友仁之風格或作品一直不甚清楚，加上其偽造仿作極多，藝術史在處理相關議題時仍需考慮不同時代所見或理解之米氏雲山有可能具有差異。米友仁之畫名或許起於米芾在1106年進獻米友仁所作之〈楚山清曉圖〉，⁸但其餘畫作卻多自晚明文獻才大量出現。米友仁畫作之缺乏部分可歸因於數量少且不輕易予人，米友仁曾被其友翟耆年（約活躍於十二世紀）嘲曰「善畫無根樹，能描朦朧山，如今身貴也，不肯與人問」，《畫鑒》也記載其畫「能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亦略變其尊人所為，成一家法。烟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珍重，不曾易予人。」⁹可見米友仁對其畫作之珍重，或因墨戲而少贈予他人，¹⁰此亦反映米友仁作畫乘興為之，與米芾追求之平淡天真頗為相近。米友仁雖對畫作珍重且頗具自信，但當時對其風格接受度可能不高，甚至有批評之語，¹¹此種情形直到元代才開始出現轉變。

在米芾父子後，首位被視為米氏雲山風格者為高克恭。《圖繪寶鑑》記載其畫初學二米：「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¹²而在元代士人之題詠中亦常提到兩人山水畫之關係，如《羽庭集》「世之圖青山白雲者，率尚高房山，而又多贗本，殊不知房山蓋學米氏父子。」¹³與《存復齋續集》「高侯畫學簡淡處似米元暉」。¹⁴米友仁在南宋時雖不甚有影響力，卻在元代轉為著名畫家如高克恭的學習對象。在高克恭的代表作〈雲橫秀嶺〉（圖14）中確實也可找到與前所歸納米氏山水類似的元素，如遮去山腳以淡墨細線勾勒的雲紋、山頭橫點的運用等，但高克恭已將這些元素成功轉



圖14 元 高克恭 雲橫秀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化入個人風格中。元代學習米氏雲山的畫家可說是吸收其意象與部分特色，再揉合個人筆墨，發展成各式相異之畫風。

而最先使用米家山稱二米風格並發揚者，毫無疑問是董其昌。眾所周知，董其昌畫論將畫分為南北二宗，米芾、米友仁即是南宗代表，並將其畫風溯至董源。董其昌對米氏父子之品評不少，亦觀看過相當數量之米友仁作品，除〈雲山得意圖〉外，〈瀟湘奇觀圖〉、〈雲山墨戲圖〉與〈瀟湘白雲圖〉後亦有董其昌跋，

但董其昌對米氏雲山風格之理解究竟為何？董其昌在〈雲山墨戲圖〉跋中提到「米元暉山水卷皆為元高尚書所混」，在《畫禪室隨筆》中亦提到「米家山謂之士夫畫，元人有畫論一卷，專辨米海岳高房山異同，余頗有慨其語」，¹⁵ 可知當時在分辨米友仁和高克恭畫作上頗需精鑑，《容臺集》則記「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為辨」善於書畫者如董其昌，¹⁶ 分辨米友仁與高克恭畫作非以筆墨而以房舍建築，兩者畫風之接近值得注意。仔細查閱董其昌與米氏山水之相關記錄，可發現董其昌接觸到的畫作與今時相當接近，董其昌對確切之米氏雲山風格可能不甚清楚，亦收藏過偽作，加上明代仿作極多，當時傳稱米友仁之畫作顯然已具多種風格。但董其昌仍發揚此一模糊概念，也將米氏雲山推向另一個高峰。

米氏雲山的真實面目雖已難得見，但透過傳稱畫作與文獻記載，可發現此概念在歷史過程中逐漸轉變與發展，成為一種特殊風格畫作之代名詞，亦可藉此理解許多包含其元素之次等畫作被歸在米友仁名下的原因。吳寬雖將〈雲山得意圖〉歸在米芾名下，但其詩卻仍不失為米氏雲山的最佳注解。不論是可推測的米氏雲山畫題內容與風格，抑或是對米氏雲山的理解，皆雲山煙樹總模糊，其原始面貌在經過各種發展與轉化後，已然成為一種廣泛而難以一言蔽之之意象。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註釋

1. Peter Charles Sturman, “Mi Youren and the Inherited Literati Tradition: Dimentions of Ink-play”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9).
2. 另需注意畫作本身有可能被替換過，題跋者見到的畫作可能與今時不同。

3. 關於米友仁為米芾所作的努力可見石慢（Peter Charles Sturman）著、曾藍瑩譯，〈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9 卷 4 期（1992 夏），頁 89-126。
4. 傳世之米友仁書蹟品質優劣不一正如其畫，除〈錄示文字帖〉、〈動止持福帖〉和部分鑑定題跋外皆屬較差之作品，但這些書蹟題跋篇幅多不短，其內容所述與米友仁生平活動亦相符合，就算是臨摹作應亦有所本，或許也參雜部分米友仁書風尚未成熟時期的作品，因此不能完全排除〈雲山得意圖〉米友仁題為真蹟的可能性。
5. 石慢在其博士論文中認為吳寬可能是應閔珪之要求作跋，因此將其當作是米芾之作品來作詩。見註 1，Peter Charles Sturman, “Mi Youren and the Inherited Literati Tradition: Dimentions of Ink-play.”
6. （清）孔廣陶，《嶽雪樓書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元年刻粵雅堂叢書本影印），卷 2，〈南宋米元暉雲山得意圖卷〉，頁 50-53。
7. 吳榮光本之〈雲山得意圖〉笱重光跋以端方《王寅消夏錄》所記互校。（清）端方，《王寅消夏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元年刻粵雅堂叢書本影印），冊 1089，〈米元暉雲山得意圖卷〉，頁 360-364。
8. （元）脫脫，《宋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元至正刊本闕卷以明成化刊本配補百衲本影印），卷 444，〈米芾〉，頁 24302。
9. （元）湯屋，《畫鑒》，收入《原刻景印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清道光十一年曹溶輯陶越增訂六安晁氏排印本影印），輯 24，冊 43，頁 13b。
10. 如《畫繼》所載：「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所作山水點滴擘雲，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宋）鄧椿，《畫繼》，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冊 815，卷 3，頁 508-509。
11. 關於米芾與米友仁追求的董源與「瀟湘」山水畫繼承和發展，可見衣若芬，〈漂流與回歸——宋代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抒情底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1 期（2002.9），頁 1-42。
12. （元）夏文彥，《圖繪寶鑒》，收入《和刻本書畫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76，據承應元年後印本影印），輯 4，卷 5，頁 85。
13. （元）劉仁本，《羽庭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1220，卷 2，〈題米元暉青山白雲卷〉，頁 25。
14. （元）朱德潤，《存復齋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民國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涵芬樓秘笈本影印），冊 1324，〈題高彥敬山水〉，頁 369。
15.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收入《和刻本書畫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75，據天保十一年江戶須原茂兵衛等刊本影印），輯 1，卷 2，頁 113。
16. （明）董其昌，《容臺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影印），冊 32，別集卷 4，頁 513。

表一 各版本之〈雲山得意圖〉

版本	〈雲山得意圖〉	〈雲山並自書跋〉	吳榮光本〈雲山得意圖〉
畫作用紙	三紙接成	四紙接成	四紙接成
米友仁跋	紙本另幅，12 行 126 字。	紙本另幅，16 行 126 字。	紙本另幅與曾觀跋同紙，13 行 126 字。
其他跋者	曾觀、吳寬、董其昌、婁堅、高士奇、笱重光。	曾觀、兀顏思敬（？） 吳寬、項元汴（？）。	曾觀、吳寬、董其昌、婁堅、笱重光、高士奇、阮元、吳榮光、孔廣鏞、裴景福、李葆恂。
畫作流傳	1. 米友仁畫。 2. 李振叔收藏，米友仁於紹興乙卯（1135）見到並自題。 3. 嚴震直收藏。 4. 嚴震直之外孫閔珪收藏，吳寬於弘治癸亥（1503）觀跋。 5. 曹周翰之祖父至曹周翰收藏，婁堅於戊戌（1598）年觀跋。 6. 吳廷收藏，董其昌或於吳廷收藏時觀跋。 7. 笱重光收藏，於 1681 至 1684 年作八跋。 8. 高士奇收藏，於康熙庚午（1690）跋。 9. 江德量收藏。翁方綱或於江德量收藏時得觀此卷。 10. 於《石渠寶笈》初編後續編前入藏清內府，鈐有乾隆帝、嘉慶帝與宣統帝諸印。	1. 米友仁畫。 2. 李振叔收藏，米友仁於紹興乙卯見到並自題。 3. 鮮于樞、虞集與柯九思鈐印。 4. 兀顏思敬於洪武五年（1372）觀跋？ 5. 嚴震直收藏。 6. 閔珪收藏，吳寬於弘治癸亥觀跋。 7. 安國收藏。 8. 項元汴收藏並題跋？ 9. 於《石渠寶笈》初編前入藏清內府，鈐有乾隆帝與嘉慶帝諸印。	1. 米友仁畫。 2. 李振叔收藏，米友仁於紹興乙卯見到並自題。 3. 嚴震直收藏。 4. 閔珪收藏，吳寬於弘治癸亥觀跋。 5. 曹周翰之祖父至曹周翰收藏，婁堅於戊戌年觀跋。 6. 吳廷收藏，董其昌或於吳廷收藏時觀跋。 7. 笱重光收藏，於 1681 至 1684 年作四跋。 8. 高士奇收藏，於康熙庚午跋。 9. 袁灝收藏或觀看。 10. 吳榮光收藏（1841 年跋），阮元於道光二十年（1840）觀跋。吳榮光曾予葉夢龍觀看並鈐印，後傳給其女吳尙熹與其婿葉應新（葉夢龍六子）。 11. 吳尙熹後流傳至雲間金氏，咸豐庚申年（1860）再由孔廣鏞獲得並作跋，有孔廣鏞、孔廣陶兩人鈐印。 12. 伍元蕙收藏並鈐印，應於此時予潘仕成觀看。 13. 裴景福於 1901 年獲得此卷並作跋。 14. 端方收藏時李葆恂於宣統元年（1909）觀跋。
文獻記載	安岐《墨緣彙觀錄》〈米友仁雲山得意卷〉、翁方綱《復初齋文集》〈跋米元暉雲山得意圖〉、阮元《石渠隨筆》〈米友仁雲山卷〉、《欽定石渠寶笈續編》〈米友仁雲山得意圖〉。	《石渠寶笈》〈宋米黻雲山圖並自書跋一卷〉。	吳升《大觀錄》〈米元暉雲山得意圖〉、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宋米元暉雲山得意卷〉、阮元《石渠隨筆》〈米友仁雲山得意圖〉、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宋米元暉雲山得意卷〉、孔廣陶《嶽雪樓書畫錄》〈南宋米元暉雲山得意圖卷〉、端方《壬寅銷夏錄》〈米元暉雲山得意圖卷〉。

* 畫作流傳一欄不考慮題跋與印鑑真偽之情況。

備註	可能為十三至十四世紀之臨摹作品。米友仁、婁堅與高士奇跋可能為偽，其相應之印亦同。	可能為十七世紀之臨摹偽作，祖本與〈雲山得意圖〉有關。僅清宮藏印與乾隆帝跋可信。與另一本尚有兀顏思敬、項元汴跋者接近，此本為以下之文獻所記錄：汪珂玉《珊瑚網》〈米海岳雲山卷〉、郁逢慶《書畫題跋記》〈米海嶽雲山卷〉、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米海嶽雲山并題卷〉、孫岳頒《佩文齋書畫譜》〈宋米芾雲山卷〉。	可能為十八世紀之臨摹偽作。高士奇前之跋為偽，其相應之印鑑應亦為偽。
此表參考文獻來源	（清）安岐，《墨緣彙觀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元年刻粵雅堂叢書本影印），冊 1067，卷 4，〈雲山得意卷〉，頁 374。 （清）王杰等，《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嘉慶內府抄本影印），冊 1069，卷乾清宮藏五，〈米友仁雲山得意圖〉，頁 646-648。 （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冊 827，卷 32，〈宋米黻雲山圖並自書跋一卷〉，頁 363-364。 （明）汪珂玉，《珊瑚網》，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821，卷 28，〈米海岳雲山卷〉，頁 313-314。 （清）高士奇，《江邨銷夏錄》，收入《和刻本書畫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76，據寬政十二年大坂山口又一郎等覆清刊本影印），輯 1，卷 1，頁 161-163。 （清）吳榮光，《辛丑銷夏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影印），冊 1082，卷 2，〈宋米元暉雲山得意卷〉，頁 479-481。 （清）孔廣陶，《嶽雪樓書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咸豐十一年刻本影印），冊 1085，卷 2，〈南宋米元暉雲山得意圖卷〉，頁 50-53。 （清）端方，《王寅消夏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資料信息中心藏稿本影印），冊 1089，〈米元暉雲山得意圖卷〉，頁 360-364。		

表二 米友仁較著名之山水圖卷

作品名稱	藏地	備註
〈雲山得意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另紙有米友仁題
〈瀟湘奇觀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	另紙有米友仁題
〈雲山墨戲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	畫幅上有米友仁題
〈瀟湘白雲圖〉	上海博物館	畫幅、另紙上有米友仁題
〈遠岫晴雲圖〉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	另紙有米友仁題
〈雲山圖〉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USA	畫幅上有米友仁題
〈雲山圖〉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USA	
〈詩意圖〉	私人收藏	兩幅，傳為米友仁與司馬槐合作，與他作畫題較不同。

* 其他尚有數件私人收藏與未出版圖版者，於此不列。

表三 〈雲山得意圖〉與吳榮光本〈雲山得意圖〉之笱重光相異跋文與用印

	〈雲山得意圖〉	吳榮光本〈雲山得意圖〉
第一段跋 右匏菴……笱重光識。	1. 計此卷流傳吳越間 「笱重光印」、「江上外史」	1. 計此流傳吳越間 「笱在辛氏」「直指之章」「笱重光印」
第二段跋 按元章……江上逸光。	1. 按元章付寶先生十紙 2. 余曾見曾肇所作襄陽墓志草藁，並無享年四十有九之說 3. 壬戌孟春因玩畫并記 「江上光」	1. 按米元章付寶先生十紙說 2. 余見曾肇所作襄陽墓志草藁，蓋無享年四十有九之說 3. （無） 「笱重光印」「始青道人」
第三段跋 宋人有……五州圖也。	「養廉」 1. 宋人有……記此者 2. 因觀五州煙雨卷 3. 狡獪同於五州圖也 「重光」	1. （前段缺） 2. 五洲煙雨圖卷 3. 狡獪同於五洲圖也 「江上外史」「在辛」
第四段跋 列子載……江上光。	「笱」	（整段缺）
第五段跋 董太史……江上外史識。	「鵝池閣」 「笱重光印」「江上外史」	（整段缺）
第六段跋 吾潤張……笱重光再識。	「養廉」 「笱」「茅莊」「笱重光印」「笱在辛氏」「道號奉真」「江上外史」「直指之章」「鬱岡居士」	（整段缺）
第七段跋 僕於夏……重光記。	「松子閣」「江上笱氏圖書印」「中隱先生宗裔」 1. 卷尾題跋，有海陵堯岳一詩云：「數筆元暉水墨痕，眼前歷歷五州村。雲山煙樹模糊裡，魂夢經行古石門」之句。又陵陽牟獻之一詩系以跋，有云：「此元暉紹興辛亥避江淮兵時所作。今歸韓竹坡」等語 2. 視余所藏此卷 3. 按彼卷，畫於紹興元年 4. 只五州卷紙矮僅三寸許 5. 董華亭跋云：「不用米家法皴染，用吾家北苑法，故尚多筆墨痕，可尋索摹倣。」而此卷經營慘澹 6. 真虎兒戲墨中第一品也 7. 聞啓南先生云：「年至七十，始得見小米真蹟」 8. 傳其瀟湘煙雨與海嶽庵卷	「鵝池閣」 1. 尾有牟獻跋云：「此元暉紹興辛亥避江淮兵時所作。」 2. 視予所藏此卷 3. 按彼畫於紹興元年 4. 只五洲卷紙矮僅三寸許 5. 而此卷經營慘淡 6. 真襄陽戲墨中第一品也 7. 聞沈啓南先生云：「年至七十，始得見米跡。」 8. 傳其瀟湘煙雨與海嶽庵卷 「重光」「江上外史」「笱在辛」
第八段跋	時甲子……書之卷末 「江上外史笱重光在辛父印」「采藥」「句曲山光」	（整段缺）